

【拒绝流行】活在短视频 看到一篇文章,注意到下一个可能会让短视频膨胀的现象,题目叫:拍电视剧不如拍短视频。很多群众演员都说,以前在横店,恨不得每天淋雨、抹血、演丧尸,工资也才百十来块,而且并不是每天都有机会躺尸抹血之类的,现在拍抖音,一个月能有七八千,好的时候还能更多些。这些群演平时在横店只能饰演丧尸或者丫鬟一类无关紧要的角色,而现在却成为短视频里的“主角”。前段时间有篇报道说,传统影视业危机重重,连王中军都自曝卖画解决现金流。普通群演虽然没画可卖,抖音却拯救了他们。

影视业这个侧面,见证了当下短视频的火爆。其实不仅短视频,还拯救了很多地方滞销的农产品——一条短视频,农产品就连接上了用户;拯救了旅游,捧红了网红城市;拯救了很多贫困县,在美景、美食、美好山歌的策展中,助很多地方脱贫。还有,更引人瞩目的,是拯救了艺术,尤其是拯救了很多可能失传的传统艺术。抖音创始人可能自己都不会想到,抖音竟已成为最大的非遗传播平台。对很多陷入失传困境、只能在博物馆看到听到的艺术,短视频就像那扇打开的窗。通过短视频这种现代人最流行的社交方式,艺术重新找到了与现代人连接的途径,在当下社会获得了新生。其实不是传统艺术“找到”了现代人,更是现代人通过短视频重新发现了传统艺术。

还记得曾有一个很火的节目叫《艺术人生》吗?访谈那些德艺双馨的艺术名家,创造过同类节目的收视纪录,捧红过很多人,但后来因为收视率太惨淡,节目死了。“艺术人生”真死了吗?我倒觉得没有,而是换了一个平台活下来了,只不过是访谈什么艺术名家,不是让大众欣赏名家的艺术人生,而是每个人参与其中,通过短视频展现每个普通人自己的艺术人生。新媒体和短视频通过赋权赋能,让普通人接近那些作为阳春白雪的艺术,展现自己的艺术天赋。《艺术人生》是2017年停播的,而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正火于那个时候,登场与登场、落寞与落寞,仅仅是时间巧合吗?

【含英咀华】《歌唱祖国》:我的启蒙和最爱 儿时潮汕乡间,童稚的耳朵一听难忘:“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词不全明白,感觉就是雄壮美丽,令人精神振奋。1955年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到香港依亲定居,此后听觉充满靡靡的国语时代曲和欧西流行曲;偶尔“五星红旗”的歌声雄壮地响起,我的心情就豁然开朗。不同年代听这首歌(有时也会唱起来),感觉不尽相同,但总是令我激动。

早年乡间,后来在香港,在深圳,在其他地方,我大半生非常幸运,衣食无忧。然而,我没有忘记1960年初期,母亲把一包包食品从香港寄给潮汕乡亲的日子。1980年代我阅读新出版的文学,时代写实中,种种的歪曲悖谬之外,饥饿和匮乏也留下深深的“伤痕”。改革开放开始了,一个新时代轰轰烈烈地出现。和妻子一到超市,我就要“唠叨”:“你看,百货千货万货,满架满店的丰饶,这不就是古书说的‘民殷物阜’吗?”加上国家“日新月异”的各种辉煌,“胜利歌声多么响亮”的主旋律又一次次地昂扬。1997年香港回归的前夕,“胜利歌声”在香江飘扬,“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成为不断“渐强”(crescendo)的音乐。我奋笔疾书,7月1日一篇题为《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的文章在《星岛日报》发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可爱的小姑娘一曲清亮如天籁的《歌唱祖国》,是最强最美的声音。

【生活速写】寻找徐新杰 9月16日,日近黄昏。我又再次来到广东蕉岭徐新杰的老家。1988年前后,通过《视马车之歌》女主人公碧霞女士的叙述,我第一次听到徐新杰的名字与故事。徐新杰是抗战期间丘念台领导的东山区服务队成员,抗战胜利后赴台,任教于基隆市,加入中共在地下党,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奉组织之命转移桃园农校,1949年夏秋之交的光明日报事件案发生后转入地下,南北流徙。后来,我又在采访当年幸存的农民地下党人罗坤春先生时得知,徐新杰最终落脚苗栗县那潭、大湖、泰安三乡交界的徐家村寨,化名徐近东,以劳动求生存,后来被追捕的特务乱枪击伤,押送苗栗镇,途中因流血过多而死,尸体草草埋在镇郊乱葬岗。

1994年初吧,随着幸存的原东山区服务队队员黎明华先生第一次来到蕉岭,初步记录了徐新杰家养的嫂嫂与侄儿的相关证言。后来几次再来蕉岭,却因没有记下详细的村落名字而踏空无踪。近年来,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徐德东教授因为撰写家族史之故,也开始寻找其父徐森源的同乡徐新杰。去年9月,为了徐教授史所必需,我又在他的族亲陪同下,重新寻获面貌全新但故人已杳的徐家村寨。然后徐教授来信告知,据他调查推定,徐新杰1924年生于洋桥村,三岁时被卖到犁田村寨上,后来和徐森源一样在蕉岭中学读初中,1942年毕业后就读南后殿的简易师范科,1943年结业后经徐森源介绍到浮罗山参加东山区服务队,抗战胜利后随徐森源等人去台湾……

徐教授希望我和他一起努力,使蕉岭县有关单位认真对待徐新杰的历史,恢复其真实身份,给予相应待遇。我之所以再来蕉岭,就是为了落实此事。但是,历经多年寻找,我们所能找到有关徐新杰的文字材料,仅有1952年“台湾省保安司令部”(41)安洁字第二三四七号判决书所载,辨洋乡农民刘添喜“明知已死叛徒阿华(即徐近东)为叛徒而故意留宿一夜”的间接记事。因此之故,徐新杰的英魂依然要在海峡两岸凄迷的历史烟云中游离。人间正道是沧桑,我多么希望下次再来蕉岭时,徐新杰的魂魄已经荣归故园了啊。

【别处生活】从凝固的信任到主动的信任 安东尼·吉登斯将信任界定为:个人对一个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其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知识)之正确性的信念。由此,我们可以把信任分为两种:一是对人的信任,二是对系统的信任。人对人的信任或对人的信任,是建立在对他人的“道德品质”(良好动机)的信赖的基础之上的,而人对系统的信任则是建立在系统对个人的未来未必知晓的原则的正确性的信赖的基础之上的。吉登斯认为,一般而言,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简单现代社会向高级现代社会或风险社会的转型,人对人的信任逐步被人对系统的信任所代替,被动的信任也被积极或主动的信任所代替。而与积极或主动的信任这一信任机制相对应的,就是以强制性为特征的“凝固的信任”,它是传统社会的信任产生机制。

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者乌尔里希·贝克认为,由于现代性的后果和反思性的增强,个人和社会经常被迫预测风险和评估风险。吉登斯赞同这一点:“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传统的社会形式趋于瓦解。在过去,对他人的信任建立在当地团体的基础上。然而,生活在更全球化的社会里,我们的生活受到从未谋面的生活在远离我们的世界的另一组人们的信任。信任意味着对‘抽象系统’的信赖,例如,我们不得不监管食物、纯化水质或信赖银行系统的有效性。信任和风险紧紧地相互捆绑在一起。面对环绕在四周的风险,我们需要对这种权威给予信赖,并以有效的方式对它们做出反应。”

【横眉热对】绘画的标准:像还是不像? 曾经数次为几家少儿培训机构作过关于学习艺术的讲座,重点讨论父母如何看待自己孩子的画,以及这看法和孩子的判断、老师的期望有那样大的差距。我们的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其心之切,其志之坚,其手段之多样,在这一方面可能冠冕全球。好处是重视教育,问题是拔苗助长。适应者提前成长,当中不时冒出个早见的天才,绝对有益于我们的未来。不适应者过早反叛,并不好形成反社会人格,于己于人都留下了终生遗憾。表现在学习上,父母多关心孩子的“成绩”,因为他们花了钱,孩子花了时间,究竟能否真的学到手,的确是一个问题。可惜,多数父母不懂艺术,少有绘画体验,他们的标准其实很简单,就是,孩子画东西,像,还是不像?像的,成绩好;既像又复杂,成绩优异;反之,不像,鬼画符一般涂沫,就是差,这样下去,白费金钱和时间。

其实,已经有研究艺术现象的学者清楚地指出,几乎所有不懂绘画,或对此少有体验的人,对于艺术,具体来说对于绘画,判断标准就是像,还是不像。我有一个青年朋友,带着他七岁的孩子找我,对我说,教孩子画的,老师指出,孩子在艺术上有天分,应该学更复杂的艺术。我问,何为复杂内容?他把画拿给我看,我就明白了,所谓复杂,就是比例,三分五厘,以及四分之三倒置,加上头部转动,以便理解其中的透视变化。朋友说,孩子学了一段时间,不仅效果不太好,而且开始厌倦画画,产生抵触情绪。我说,这个年龄,怎么可能掌握所谓比例与透视的关系?硬生生把一场好玩的游戏变成了乏味的过程,而且还不间断受挫,当然会厌倦了。我提醒说,儿童心理学家已经做过研究,儿童心性成长有一个自然的过程,要到十岁以后,才开始逐渐具备抽象思维的能力,对外界的判断才会有更客观的因素。具体到绘画上,所谓写实,正包含有一系列的“抽象概念”,儿童一定要成长到某个年龄段时,才会明白其中的内容,如果过早进入这一阶段,不可能对此有所掌握,剩下的只能是挫折加挫折。

我问朋友,你为什么不去学画?朋友一听就笑了,说,我哪能画呢?我说,你为什么不能画?你知道吗,你为什么不能画,是因为你认为不能画,如果你觉得能画,就一定画。我还进一步说,你真正的意思是,你无法画抽象,所以不能去画,如果你抛弃这一观点,认为绘画只是一场愉快甚至放肆的涂抹而已,凭什么你不能去画?关键是,你不能画,无法画像,为什么强迫自己的孩子去画,而且还要像?

【不知不觉】想象力的共同体 上周我加入“上海写作计划”,跟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和读者,讨论“想象力的共同体”。这个主题可能来自美国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这本书,记得他说到一点:“只有靠面对面接触产生的原始村落才是真正的共同体,所有成员之间没有面对面对流的一切更大的共同体,都是想象的产物。”

据说是100多年来,社会学提出了90多种关于“共同体”的定义。随着现代信息和交通技术推动的全球化进程,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联系和交往的纽带,我们已经不再受到传统的血缘和地域的局限,相反,现代性的一个特点是,远距离发生的事件和行为在不断影响我们的生活。英国作家杰拉德·德沃德德讲述了一个关于新老文化交锋的报道:英国一个火车模型俱乐部的六七十岁的成员,耗时多年精心构筑了缩微的村庄教堂和轨道交通模型准备展出,但却被一群孩子一夜之间毁掉,他认为,这表明老一辈致力于搭建富于想象力的实体模型,而年轻一代则对虚拟世界以及电脑游戏中的世界体现出来的无休止的破坏行为更为感兴趣。意大利作家加布里埃拉正在以世界范围里广泛传播的文学作为素材,写作一本《文学中的伤心史》,他说他总是随身携带两样东西:一是手机,使用上述的在线翻译;二是一本名叫《Point it》的书,那是小型图片词典,没有任何文字,不涉及发音、拼写、单数、复数,涵盖所有的食物、交通工具、动物、花草、工具、娱乐方式、服装……动手一指,就了解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

一方面是人群聚集越多的城市里,无处不在。一方面是前所未有的世界性的交流。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讲述着作为人类普遍经验里的文学来表达现状时,作为读者,可能正是从丰富的文学作品里,才深刻地理解了不同的文化心理,不同的生活,理解与我们熟知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就如亚历山大·黑蒙说过的一段话:“所有我们不曾经历过的生活,我们不曾相识也不会成为的那种人,他们无处不在。这就是真实的。花束。”

【晕花的话】动物也有尊严 中国江苏一名网络女主播,在镜头前直播,自我挑战吃活章鱼。体型巨大的章鱼,不愿像棋盘上的一枚棋子任由摆布,以原本活泼的触须猛烈吸住女主播薄薄的面皮和高耸的鼻子。女主播被章鱼这突如其来的反击吓得魂飞魄散,一边用力拉扯,一边尖声叫喊:“天啊,我提不下来,提不下来了!”她愈挣扎,章鱼的触须便吸得愈紧,她也愈加紧张,出了狠劲拼命地拉扯,眼皮和眼皮都已经拉得扭曲变形了,恐惧和痛苦一起灌入了她源源不绝地发出的哀叫声里……

经过了一番一番激烈的搏斗后,她才成功地摆脱了章鱼的纠缠,左脸颊也因此留下了一个血淋淋的伤口,状甚骇人。其实,造成章鱼拼命反抗一个很重要的潜在原因是,它不甘受辱——在万千观众面前被人活生生地吞下肚子,肯定是它一生的奇耻大辱。章鱼,也是有感情、有尊严的。再说另一则新闻。在泰国清迈,有一项极受欢迎的观光节目——游客背部朝上,平地躺在地上,由重达几吨的大象以脚底为他们进行按摩。由于这些大象全都受过极为严苛的训练,这项表面上看起来无比危险的活动,一向以来都安然无事——大象努力按摩,游客努力享受,双方各司其职。然而,有一回,却出了大事。一名意大利游客在大象结束按摩后,站起来,意犹未尽,刻意绕到大象背后,态度轻佻地抓着大象细长的尾巴,一上一下地抽动,正玩得起劲时,原本稳如泰山的大象勃然大怒,它仰天咆哮,将粗长的鼻子朝后一扫,把那名游客整个卷起来,高高高高地卷离地面,然后,再重重重重地摔在地上,他全身骨碎,立马丧命,死状惨不忍睹。

忠于职守的大象,是合格而又庄严的“按摩师”,当它专注于自己的工作时,又岂容他人当众如此轻慢地侮辱!大象,也是有感情、有尊严的。

湾区文艺评论

香港作家系列 胡燕青:“埋身”与“离身”之论

胡燕青:“埋身”与“离身”之论

笔与文学 胡燕青

李浩荣:您的散文对香港各阶层均有深刻的观察,但综观全貌,写得最多的还是“草根阶层”,能谈谈不同阶层给您的写作所带来的灵感吗? 胡燕青:家父来港后一直当小贩,他原是设计师,妈妈是中文老师,我外公李季辑乃《共和报》创办人,所以我小时候家里虽穷,却从不缺书画。少年时代,我在深水埗长大,中学和大学时的同学现在各有专长,有医生、教授、律师、工程师等,但他们跟我一样,多是草根出身。好玩的是,一部分会愈来愈喜欢表现自己是中产,而另一部分则明白钱财地位的虚幻。退休以后,我的知心好友相聚,玩的都是大众娱乐,例如去钓鱼,到山上走走,到街巷拍照……平民得很。我很喜欢羡慕新邨,我目前居住的小区,介乎中产与基层,且渐渐滑向草根,因此面貌丰富立体。这种生活,给我的写作视野加添了很多细节。我最奢侈的消费,就是买一等一的水彩画纸给爸爸,像想到家父直到离世都舍不得用,收在床褥底,如今都发霉了。现在我爱四处观察美孚的商店和人物,偷偷“摸清”其底细,例如观察每一家店子

主人的性情,这很有趣。李浩荣:您提出一种散文的二分观念——“埋身”与“离身”,当中有没有层次高下的分别?这种观念能否套用于其他的文类呢? 胡燕青:“埋身”与“离身”并没有高下之分,也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分法,而是光谱式的,两类我都喜欢。我写《大学生活,苦不堪言》,是“离身散文”,因为自己已不再身陷其苦。在专栏发表意见,阐明一种观念,皆属此类。爸爸过世那一段日子,我感情难以抽离,只能写些悼念的文字,《大愚拙——献给说“阿门”的父亲》、《色彩的暗号——读父亲胡少鸣的画》、《纷纷开且落》,一共三篇。听专家说,人悲伤时,应该多晒太阳和多做运动,所以我便和弟弟到山上远足。山路上,我看见那些花草草,不禁想起父亲画中的草木,由是写下《纷纷开且落》,此时的文字亦不得不“埋身”了。“埋身”与“离身”之论,套入于新诗也许可以,小说则好像不太合适。李浩荣:您近期的散文,无论修辞或形式上,均变得清淡,例如《大学生活,苦不堪言》一文,更是以点列形式书写,可谓尽洗铅华,能否谈谈这转变过程的思考?

胡燕青:清淡,那大概只是相对于我早期的作品吧?《大学生活,苦不堪言》?算不算文学散文,我也不太清楚。我只是看见学生读书读得很辛苦,所以写了。每个学期,大学生均要修读六至七个科目,而功课都堆在学期末缴交。我看见许多学生受“死线”逼迫,而家长老师又只懂得怪责年轻人没有时间观念,便尝试帮助学生学习时间管理,计划好每一个学期的“行程”,只此而已。中小时,老师会督促学生交功课,但大学不一样了,老师不会监督着学生。《大学生活,苦不堪言》?我既写给大学生看,也写给家长读,让他们更好地了解子女的大学生活。初学写作,我羡慕余光中先生的笔法;他描写精彩,用喻精湛。现在写作,我同样注重描写,但那种描写稍偏向叙事。年轻人写作,生怕别人看不出他的功力,会尽力在作品里表演花式。成熟的作家,随着年龄与信心的增强,笔调会逐渐放松,那是一种释放,读者喜欢与否,他已不太理会了。年纪大了,我很怕读到那些做作的文字,更怕那些“故意扮不做作”的。

有一段日子,几乎所有的机构都喜欢用笔来做纪念品。每次出外办讲座,我都会收到一支笔,久而久之,收集了一大堆,一支一支都不是怎么好写的原子笔,外表银亮亮的,金属笔杆很重,但笔身很幼,不好拿,于是大多让我搁置一旁,躺在硬纸盒里,没有机会站起来。墨水干了,还得去高级文具店花钱买很贵的笔芯。买回来,我还是嫌那些墨水的蓝色太淡,蓝色太灰,笔嘴太大和走珠太滑——于是又放回盒子里由它自生自灭。我用的笔都是卖几块钱一支的,有手感,塑料制作,便宜轻巧,千百种蓝紫黑红任挑,粗细分好几个层次;滑行于纸上,有些像溜冰鞋上的刀,刮地而前,痕迹清晰而带点张牙,最适宜写好硬笔书法的艺术家;有的像赛道上圆圈的冰壶,稍稍用力即高速挺进,最易写于思考、日理万机的聪明人欢迎。来到文具店,人人各取所需。于是礼物笔的贵重包装成了它们开平的棺木,一众高贵品种全部变成木乃伊,在我放满纪念品的抽屉里动弹不得,犹如博物馆内爱出风头的展品给闭馆休息的告示牌拦在黑暗中。不知这些珍品可能会羡慕我手上那些天天沾染人体温度的“平价货”。拿着轻松行走江湖的平民笔,就像口渴时遇上了开水和茶包。这些不贵但好用的笔每天不知卖出多少管,写出的文字更是万万千,虽然价格相宜,其实早成经典了。流行文化有点像这些笔下的文字,点点滴滴深入被遗忘的民心,浩浩汤汤汇成集体的记忆。如果说以贵重金银自居的礼物笔喜欢某种签名的舞蹈,塑料平民笔大概更爱写便条、留日记,或在草稿纸上跳飞机。签名可能是人写得最好看的几个字,那是他经过多次练习的、用来“见人”的。但他也许不大自觉,很多字写得更为稠密。“我”字不在话下,“的”字当然不少,“情”字也意

浅显处寄深情

家藏的《圣经》有两本,一本高版,一本海天一色版,深蓝色硬皮封面,封面烫金字,书背皇冠装饰,彩紫书衣,去年圣诞节,胡燕青老师送给我的礼物。胡燕青老师送给我的礼物,是她的书笺纸,仍躺搁在《约翰一书》里,二章十六节,印着胡老师赠我的训言,朱笔圈划,耀目,端正。

修胡老师的新诗课,常常迟到常常缺席,顺着谈恋爱、跑职业、白浪费学习的机会,我知道老师多少有点怪我不长进。离开绿树浓荫的学院,穿行拥挤,碰壁途途,本顿少,态度差,才自悔终究要吃大亏。“纵欲我们未必会,但浩荣,骄傲你我通通,愿以此互相训勉吧。”我感激胡老师对我的折辱。公园的洋紫荆摇曳曳,如红灯笼,点缀春风。今年初四,我向胡燕青老师拜年,吃过早茶,再一起到荔枝角公园赏花,小径起伏,微弯曲曲。退休以后,胡老师专心作画,继承父亲的志志,诗文中的一花一草一木,均流淌着思念的泪水,甚至路边的小白花,幼嫩欲滴,老师见着也会联想幼弱苦人家的儿童,我在老师身边深深感受到她对世间的关爱。“听家说,人悲伤时,应该多晒太阳多做运动”胡父辞世,老师心疼弟弟,哀毁骨立,她这姊妹硬要带弟弟去登山。“但山路上,我看见那些花花草草,却不禁想起爸爸画中的风景,由是写下追忆的文章,亦不得不贴身了。”

胡燕青晚近的散文益发清淡,浅显的描写,明白的说理,似绿草地上的一棵老松,苍苍翠翠,遗世独立。池塘那边,懒洋洋的乌龟趴在石上晒太阳,老师说,年岁大了,笔调也渐渐放下来,读者喜欢与否,她已不太在乎。超然的自信,脱俗的智慧,我想会经历许多道秋冬才领悟,我想要,春寒飒飒吹拂耳边,生命如风,而这风是从何处来又要往何处去呢,胡父闭目,未及领洗,灵魂的归属,成了老师挂心的问题。丧礼那天,一位朋友坚持赶来探望胡老师,他紧握老师的手说:“燕青,今日折寿了,圣灵特要我转告于你,令尊已安息于主怀,你放心吧。”温热的眼泪同时流满内心。“一灵共感”,为了加强人的信德,同时向两人传告讯息,可供相互验证。流水前的荆棘,似一天烧不完的晚霞,似胡老师穿着的红棉袄。

人生苦短,我读过许多皇帝的新衣,如今要像小孩子般说诚实话了。家里和办公室都是书,但它们是否都值得花时间阅读?偷得浮生半日闲,很想阅读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总在寻找那些看得懂的信心,因为对经典有信心。当然,这还以避免受到某些现代作品的负面金身所蒙蔽。读书如用笔,我开始知道哪些才能叫做好笔了。